

漢文讀本二

T1A1
13
Mi 77

漢文讀本卷之二

志傳第一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
 為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對
 雞馬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
 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子游習於文學漢司馬遷
 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敷國無道敷

筑前

宮本茂任
吉田利行 編輯

世尊
才友為知

圖書 和圖書 遡



a 1 3 8 0 3 2 1 6 9 8 a

福岡教育大学蔵書

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以在艸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闕，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原憲傳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之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

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藉，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

民將安婦，子產傳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止，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

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離其貨采公義休傳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

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

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

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

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

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

受令自刎而死石奢傳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

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

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

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

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

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

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李離傳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

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

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亾失然匈奴以李牧為

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病。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万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穀者十万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

万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戶輒於武遂城，斬首十万。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

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李牧傳

優旃秦倡侏儒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

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幾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

而來優旃傳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

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王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

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按誅滅之臣恐功臣之自危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速就烹於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太史公曰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樂布傳鄆都河東大陽人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

臣於朝遷中尉是時民撲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皆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拜雁門太守匈奴素聞都節舉邊為引去竟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中都以為漢法率斬

鄧都傳

飲散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滅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贖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食不重味衆不過餉牛專趨人之急甚於已私既隍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來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中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朱家傳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大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年少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千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閻氏陳周虜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

誅此厲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况陝寒孺紛

紛復出焉

漢書劇

李廣隴西成紀人，世世受射法。武帝時，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戰，見艸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終不能入。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寬緩不苛，士樂為用。元狩中，為前將軍，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惑失道，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長史責青之，莫府上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又迷失

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不能復對刀筆吏矣。」遂

引兵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

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節取李廣傳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止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

魏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驕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也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儼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諛，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仁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

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為諄道古制，覽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氣得減死，髡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以遂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宣帝召見曰：「君欲何以息盜賊？」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

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持兵器者，廼為盜賊。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遂年老為水衡都尉，上甚重，以官壽卒。龔

遂傳

于定國字曼清，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于公以為此婦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

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累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大將軍光條奏群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數年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自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其決疑乎法，務在哀繆，罪疑從輕。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甘露中，為丞相，封西平侯。元帝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上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

責以職事。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公卿。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經曰：萬邦有罪，罪在我躬。君雖任職，何必顛焉？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定國遂稱篤，固辭。上廼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七十餘薨。子永嗣。定國死，居喪如禮，以孝行聞。以列侯為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于定國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為都亭刺佐，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竒之，聽受業大學。後除太丘長，脩德，百姓以安。吏白欲禁訟者，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卒無訟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誓願歸罪，寔釋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

無盜，後累命不起，卒于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哀

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文範先生。

後漢書陳寔傳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任州郡，王莽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墮爛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勵。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練一匹，陳之於主人。

曰如丹此練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
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
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稔疾
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
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
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
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自丹
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縶以祠焉、或
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
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

張陳

服真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
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
為太子大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
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
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
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
袁閭、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閭曰、
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
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

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心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率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

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珙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墮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幾乎故嘗著論云黃憲傳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魏太祖為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舉用皆清正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士以廉節自勵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

漢文讀本 卷之二
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
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
次是以不敢奉命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初太祖平柳
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
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賞
賜以振施貧族魏國初建為僕射復典選舉時太子
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
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太祖目指曰
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三國志
毛玠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

以為號焉間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
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
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
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
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
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
歟葛天氏之民歟
陶淵明五
柳先生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

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大學歲率一婦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婦又止之不歸者五歲其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

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婦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所擇於川

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夫亦有施乎抑有待於
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
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韓退之太學
何蕃傳
蝨蝦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仰其首負之背
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踣仆
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
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
而墮也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疾矣苟能起又不艾日
思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迄於危墜觀前死亡
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入也而知則小蟲

也亦足哀矣

柳宗元
蝨蝦傳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卒稍以功
遷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礼
所弑震從習討文礼而家在趙文礼執震母妻及子
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礼乃皆斷其乎鼻割而不
誅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
勵自先士卒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
二州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
及為刺史以廉平為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
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

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成兵龍
旺等作乱見殺贈太師五代史

烏震傳

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為人沉厚寡言而有勇少為
軍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為奉國右
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
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為乱福贊身自救火被傷
火滅而乱者不得發福贊以為契丹且大至而天子
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
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贊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
贊與乱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贊獄人皆

以為冤福贊終不自辨以見殺

程福贊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
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
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
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李自倫高祖訓訓生祭祭
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
殺以所居飛鳧鄉為孝義鄉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
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
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鳥頭正門
闕闊一丈二尺鳥頭二柱端冒以九桶築雙闕一丈

評按

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
教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
安綽襪綽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
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
行焉李自倫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
唐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
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厠中後璋兵攻破閬州
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河負我邪洪罵曰
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齧殘炙感恩不

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
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剖其
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

卹其家姚洪傳

虞士魏野字仲元居於東郊架艸堂有水竹之勝好
彈琴作詩清苦多聞於時上祀汾陰召之不至以詩
贄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
秦嶽汾陰俱禮畢這回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形于
色以酒茗藥物為答且得詩感悟以疾屢辭政柄遂
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野謂寇準曰自古功名蓋世

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及貶，始悔不用野之言。野子閑亦不仕。嘉祐中

賜號清逸居士。

司馬光魏野傳

洪渥，撫州臨川人，為人知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連進於有司，輒速黜，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馳又久不進，率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為人。渥死，廼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老，不可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

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以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生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據竒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婦之輔弱，驚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益人人之所易曉，故載之云。

曾鞏洪渥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聘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避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李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恠方山子少時飲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

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護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其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今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汗不可得見方山子儻見之與蘇軾方山子傳朱環字君玉婺之義烏人漢槐里令雲四十代孫也

赤子時無兒，嘯聲，仲父桂奇之，養為子。桂後生璧及定周，因外環環益孝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上，却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塵窖中，璧夜發去，反誣環所為。桂怒，褫環襦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恂恂謝過，無一言辯。其冤，桂猶日虐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恒順受之。不怒，桂死，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或遂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寶祐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于家。子元女壽。宋景濂朱環傳元字子初，性警敏，絕人。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縉雲過

永康，置砦峽源山，山抵元家甚適，盜將劫元父環及環兄遇魁為謀師。元聞遽歸，告二翁速避。冠不聽，復涕泣諫，翁罵曰：「堅子不解事，江南內附久，誰敢叛耶？設有寇，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若縛翁去，則此翁從賊反，官坐以法，雖有百喙，莫能白。為今之計者，孰若殺賊自明？乃與役夫傳參謀，執刃伏垣下。或止之曰：「賊勢張甚，汝不畏作菹醢耶？」元曰：「吾知有親爾，若得白親以無罪，雖万死，不恨。會賊偵騎至，竟斫殺二人，梟首市中，以血手示翁，負之北逃。賊平，翁竟無罪。」附傳子元

壽生有淑資年既長歸金華戚衆祖台寇揚鎮龍反
西攻婺州宗王甕吉得及浙東宜慰使史弼捕獲之
械至州城將鞠其反狀壽父環有亡奴在械中奴嘗
怨環禍傷欲連環出贊助鎮龍時史怒冠甚亢獄辭
所引必盡殺乃止環子元疾病不能起乃視壽泣壽
曰昔緹縈能救父命我獨非人耶乃走告法曹掾馮
耿賢曰妾父無罪亡奴欲誣以不道倘事不得直一
家枉作泉下鬼聞君素長者獨不能相活乎言訖淚
如雨馮怒曰此事豈汝女子所知壽哀祈益切馮為
惻然良久揮壽去曰爾但歸吾知所處矣明日使史

椎碎奴口不果誑

附傳
女壽

贊曰昔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履霜
中野作履霜操其辭多怨傷濂竊謂伯奇不必爾也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何假於辭哉今環之無罪與伯
奇同環羸身立大雪中則又非若履霜比也乃能
受之而無怨不賢而能之乎古之所謂純孝者
適之真元為親故拔劍斫賊而不知有身壽雖女子
亦能脫父命於虎口皆環身教之然也人之行莫大
於孝孝有如環之父子可使無聞哉因具列之于篇

漢文讀本卷之二終

漢文讀本卷之二終

菅原村

永茂号根吉